



德古拉家族日记

吸血鬼之契

传奇家族编年史

[美] 珍妮·卡洛葛蒂丝 著
陈岳辰 译



The Diaries of the

Family Dracul



YZLI0890119662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
现代出版社

德古拉 家族日记



吸血鬼之契

The Diaries of the Family Dracul

[美] 珍妮·卡洛葛蕾丝 著
陈岳辰 译



YZLI0890119662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:01-2011-22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德古拉家族日记·吸血鬼之契 / (美) 卡洛葛蒂丝著;
陈岳辰译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5143-0469-5

I. ①德… II. ①卡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0289 号

COVENANT WITH THE VAMPIRE © 1994 BY Jeanne Kalogridis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Faye Bender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
The Grayhawk Agency.

德古拉家族日记·吸血鬼之契

著 者: (美)珍妮·卡洛葛蒂丝

译 者: 陈岳辰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(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25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0469-5

定 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献给S.

德古拉家谱

刺行者弗拉德 (德古拉)
(1431~1476)

与特兰西瓦尼亚之克妮若娜公主成婚
(公主于1462年自刎)

米尼, “恶人” (143? ~1510)
与思玛兰达成婚, 但无子嗣, 后又与玛迦结婚

米洛斯 鲁山卓

米尔希二世
与玛丽亚·德斯皮娜成婚

跛脚佩楚 (? ~1594)
与玛丽亚·阿米拉利成婚但无子嗣
后与吉普赛人艾琳娜结婚
最后又娶下索卡亚人侍女玛丽亚

史蒂芬妮彩

亚历山杜* 玛丽亚* 佩楚* 埃琳娜

米尔希 (1590~1640)
与匈牙利人伊丽莎白结婚

玛丽亚* 米尔希* 佩楚 波格丹, 第一位以“采沛戌”为姓者 (1616~1672)
与艾罗娜成婚

伊丽莎白 波格丹* 米洛斯*

拉杜·采沛戌 (1647~1699)
与安娜成婚

安娜 拉杜* 佩楚*

弗拉德·采沛戌 (1669~1724)
与凯瑟琳成婚但无子嗣
后与安拉什之玛丽亚结婚

弗拉德*

米尔希·采沛戌 (1697~1750)
与苏珊娜·罗塞蒂结婚 (该女于1718自刎)
后与戈美瑞拉·拉德斯库成婚

玛丽亚* 安娜

米尼·采沛戌 (1721~1778)
与玛丽亚·赞布兰成婚

苏珊娜* 弗拉德* 米尔希

亚历山杜·采沛戌 (1760~1811)
与姓氏不详之埃琳娜成婚 (该女于1795自刎)

伊昂* 玛丽亚* 埃琳娜* 拉杜 亚历山杜*

佩楚·采沛戌 (1791~1845)
与薇拉·维特兹结婚

斯蒂芬* 祖赞娜*

阿卡迪·采沛戌 (生于1820)
与玛丽·温德姆结婚

斯蒂芬·乔治·采沛戌 (生于1845)

加*者为早夭或身心残疾

摘自Radu R. Florescu & Raymond T. McNally著作《德古拉：多种面貌的王者》
(Dracula: Prince of Many Faces, Boston: Little, Brown, 1989)

目录

[CONTENTS]

. 1

阿卡迪 1845年4月5日 — 002

. 2

祖赞娜 4月6日 — 030

玛丽 4月7日 — 032

阿卡迪 4月7日 — 044

玛丽 4月7日（稍晚） — 060

祖赞娜 4月8日 — 063

. 3

致马修·P·杰弗里斯之信函
(以罗马尼亚语口述后翻译) 4月7日 — 070

玛丽 4月8日 — 072

阿卡迪 4月9日 — 075

玛丽 4月9日 — 093

. 4

祖赞娜 4月10日 — 104

玛丽 4月10日 — 109

阿卡迪 4月10日（入夜） — 113

目录

[CONTENTS]

. 5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玛丽 | 4月11日 (晨间) | — 128 |
| 阿卡迪 | 4月11日 | — 143 |

. 6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祖赞娜 | 4月12日 | — 154 |
| 玛丽 | 4月12日 | — 157 |
| 祖赞娜 | 4月13日 | — 165 |
| 阿卡迪 | 4月14日 | — 166 |

. 7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玛丽 | 4月14日 | — 178 |
| 祖赞娜 | 4月15日 (清晨2点) | — 182 |
| 玛丽 | 4月15日 | — 191 |
| 阿卡迪 | 4月15日 | — 194 |

. 8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玛丽 | 4月17日 | — 204 |
| 祖赞娜 | 4月17日 | — 214 |
| 阿卡迪 | 4月17日 | — 222 |

. 9
玛丽 4月17日 (午后) — 248

阿卡迪 4月17日
(以羊皮纸补记) — 263

玛丽 4月18日 — 268

. 10
玛丽 4月19日 — 278

. 11
玛丽 4月19日 (补记) — 292

. 12
阿卡迪 4月21日
(以羊皮纸补记·凌晨1点) — 296

. 13
阿卡迪 4月21日
(中午·以羊皮纸补记) — 338

. 14
阿卡迪 日期不明 (夜) — 352

The Diaries of the Family Dracul

(Covenant with the Vampire)

7

阿卡迪·采沛戌的日记

1854年4月5日

父亲过世了。

玛丽已经睡了好几个钟头，她躺在一张滚轮矮床上，那是以前我和哥哥斯蒂芬小时候的床。真可怜，看她累得连烛光都感觉不到，还得睡在斯蒂芬的小小幻影和我孩提时代那些玩意儿旁边，这画面很不协调。再加上四周的石墙、高耸的天花板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，外面的长廊也飘荡着我祖先的幽幽细语，整个场景就好比是我的过去和现在撞在一起。

而此刻我独自坐在旁边的橡木书桌边，小时候我在这里读书识字，桌面上有很多凹痕，这是采沛戌家毛躁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累积出的成果。快要天亮了，透过向北的窗户，可以看到逐渐明亮的灰色天边有家族城堡的轮廓，叔祖现在还住在那里。我

想到自己这骄傲的血统不禁哭了出来，但是没哭出声，不然会吵醒玛丽。然而泪水带不走悲伤，只有写作可以抚平悲痛，所以我打算写下一本手札，一方面记录这段日子的种种苦楚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帮我好好记住父亲的模样，我要在心里保持鲜明的记忆，以后才有办法向还未出世的孩子说一说祖父是怎样的人。

我一直希望他可以活着看见——

不行，别再哭了，赶快写点东西吧！如果玛丽醒过来看见自己这个模样，她一定会很难过。她已经为了我够伤心的了。

过去几天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，搭船、搭马车，也搭火车，横越了欧洲大陆。我觉得这已经不像是踏上归途，反而更像是在时光中倒退，仿佛我将当下留在了英国，飞快地走进我那黑暗的家族历史里，丝毫不能回头。我们在维也纳搭上了卧车，躺在妻子身边的我透过拉上的窗帘望向外头的光影更迭，心头忽然惊觉之前在伦敦的快乐时光一去不返，除了玛丽和孩子以外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将我拉回现在。玛丽是我唯一的支柱，她睡得很沉，她的真诚、她的知足、她的信念都不受影响，毫不动摇。怀胎几个月的她现在只有侧睡比较舒服，碧蓝如海的眼睛遮蔽在金色睫毛和白皙眼下，白纱睡衣底下显露出绷紧的肚子，里头蕴藏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。我伸手轻轻碰了碰，不敢吵到她，心里忍不住感激得想要落泪；玛丽非常坚强，也非常冷静，沉着一如平和无波的大海。我一直都隐藏自己膨胀的情绪，深怕我强烈的情感会影响到她；也不断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把那一部分的自我留在特

兰西瓦尼亚了——那一部分的我活在过去的痛苦和绝望里，那一部分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快乐，一直到我离乡背井才结束。我以前曾经用母语写下很多晦涩难懂的诗篇，可是自从到了英国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诗，学会英语之后我只有写过散文而已。

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，但是……唉，现在我的过去却又掩盖了我的未来。

从维也纳出发的那列火车摇摇晃晃，我在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身边亦喜亦忧地啜泣起来：喜的是她们还在我身边，忧的是这样的喜悦不知道能持续多久。在喀尔巴阡山上的大宅子里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等着我，我不知道。

于是我回到家。

坦白说，父亲亡故的消息并不令我意外。从到达比斯崔札镇（喔，应该说是比斯崔兹镇，这份札记全部用英语书写比较好，省得我一下子就都忘光了）开始，我心头就有很强烈的预感，才刚踏上马车，我心头就笼罩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令人非常不安——收到祖赞娜的电报已经是一星期以前的事情，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状况是好转还是恶化。马车夫的反应完全无法让我放心，他是个驼背的老人，他听到我要前往的地点，直瞪着我的脸，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大叫：“天哪，您是德古尔家的人！”

听到那个令人生厌的姓氏让我气得脸都涨红了，冷冷地纠正他说：“我姓采沛戎！”不过我知道这没用。

“都好，都好，先生您记得帮我在大公面前说句好话就是

了。”老人又画一次十字，这一次手在发抖。等我告诉他，其实我叔祖，也就是现任的大公安排了一辆车来接，他声泪俱下地求我们等到早上再出发。

我差点就忘记当地这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乡下同胞有多迷信，多古板，也忘记了身为一个波雅^①——也就是贵族——大家是如何表面上唯唯诺诺，背地里却大肆撻伐。以前我一直认为父亲不该在信里头对这些乡民表现得非常不屑，但惭愧的是如今我心里却也有同样的感受了。

“别开玩笑。”我简单地回绝马车夫，同时注意到虽然玛丽她听不懂我们的语言，却可以察觉老人的语调中透露出恐惧，于是惶恐又好奇地望向我们，“你不会有事。”

“还有我家人，先生，您得发誓……”

“你家人也不会有事，我发誓。”很快说完之后，我扶玛丽上车。老人退到驾驶座上，一鞠躬大声说：“上帝保佑先生和太太！”面对妻子的疑问和担忧，我只好说当地人认为晚上不该进森林，好歹这也是一部分的事实。于是我们踏上深入喀尔巴阡山的路途。

时间已经接近傍晚，我们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其实已经很累，然而由于祖赞娜的电报看似紧急，玛丽也坚持我们应该要搭上安排好的马车，所以我们只好继续赶路。

^①波雅 (boire) 为当地语言的贵族之意。

出发不久，眼前出现一片坡地，上面树木青葱，点缀有农舍或村落。玛丽看了发自内心赞叹这片乡间景致相当秀丽——可能也是想令我好过些，毕竟我一直对于把她带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乡村感到愧疚。而且我也必须坦承，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城市太久，其实我忘记了家乡的美丽，这里空气清新甜美，没有都会的污浊。初春时分芳草如茵，果树上开起一朵一朵鲜花，过了不久太阳西沉，晚霞照在喀尔巴阡山上皑皑白雪覆盖的顶峰，这等壮丽景色连我看了都不禁凝神闭气。而我也意识到，心中恐惧虽然越发强烈，但其中却也混杂了一股对于家乡的骄傲和渴望，那是我一直深埋在心底的感受。

家……如果是一星期之前，我会说那在伦敦。

夜色降临，一股衰戚气氛飘过这片山谷，也掠过我心上，于是我开始仔细思索车夫眼神中透露的害怕，还有他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的敌意和迷信。

外头风景变换与我的思绪交替相互呼应，我们越深入这片山区，道路就变得越曲折难行，经过一道陡峭的上坡路段，我瞥见附近有一片果园，里头的梅树都枯萎凋零，在逐渐淡去的幽光中投下一列列黑影；树干饱受风吹雨打，弯曲如古代妇女身负重担忍不住弯腰；扭曲的枝桠散漫伸出，朝天祈求怜悯。这片土地缓缓露出丑态，在我眼中，此地的人民也一样，他们的身体或许无碍，但心中迷信却更不堪入目。

生活在这群人中间能够快乐吗？

再过一阵子夜幕终于垂下，果树消失后出现的是又高又尖的松树。黑色的森林，背后是更黑的山脉，马车不住晃动，我很不安稳地入睡。

随即进入了梦境——

我回到了童年时代，看见广阔的常青树林，还有更高处叔叔的城堡耸立。森林尖端刺入浓雾之中，空气中有冷冽、潮湿的气味，糅合了刚下过的雨水和松木气息。一股微风吹过我发梢，拨弄了叶片，也在带着晶莹露珠的晨光草丛间扬起一片涟漪。

一个男孩的叫声划破宁静，我转身在点点光芒中看见长兄斯蒂芬，6岁的他神采飞扬，乌黑上扬的眼睛闪着淘气的光亮，瓜子脸绯红，尖瘦的下巴带着一抹机灵的笑容，身边带着又大又灰的“牧羊犬”——那是半狼半獒，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宠物。

斯蒂芬挥了挥手要我跟他过去，一转身就跑开，“牧羊犬”蹦蹦跳跳地和他离开，没入森林的深处。

我有些犹豫，忽然感到不安，但是安慰自己说有“牧羊犬”陪着一定不会出事，因为它不仅凶猛无比，还会忠心护主；加上朦胧之间，我隐约觉得父亲就在附近，不会让我们受到一丁点伤害。

于是我追着哥哥过去，一边大笑一边又嚷嚷说这不公平，哥哥的腿比较长，年纪也长一岁，自然跑得比我快。他只停了一下，转头看着我穷追不舍，然后就消失在雾气缥缈的树海之间。

我继续跑，闪躲着低矮的树枝，以免划破我的脸颊、肩膀，或者把雨滴洒落在我全身。越深入树林，四周越昏暗，我的脸还是被一些低垂的枝桠打到，最后我忍不住眼眶泛泪，喘得笑不出来，但是却越来越快，挥舞双手拨开树枝，好像它们都是伸手要抓住我的食尸鬼一样。但是我终究找不到哥哥和狗儿的踪迹，斯蒂芬他铃一般的笑声渐行渐远。

我继续跑，心底浮出恐惧，在树木间横冲直撞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听见哥哥的笑声在砰的一声中结束，变成短促、锐利的尖叫。之后一切静默，只剩下心跳声，随即是低沉、骇人的鸣吼，然后变成一声怒号，最后哥哥他发出一声惨叫。我大叫他的名字，朝那个方向追过去……

到达那片林间空地，我呆若木鸡，在晨雾间的树林内看见那可怕的一幕——“牧羊犬”压在斯蒂芬静止的身体上，粗壮的下颚咬住他的脖子。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它抬起头，露出森白的牙齿和上面沾着的血肉，嘴角四周的银毛滴着鲜血。

我望向它的眼睛——苍白无光。在这之前一直都是狗儿特有的温和眼神，现在只剩下狼族、狩猎者特有的空白。

一见到我，“牧羊犬”呲着牙齿，发出低沉、带有杀意的吼叫，慢慢地、慢慢地靠了过来，然后一跃而起——巨大的身躯轻盈地在空中画出一个弧形，吓坏了的我僵在原地大哭起来。

背后传来一阵爆炸声，它在我面前发出哀号坠落倒地。我一回身，看见父亲在后面，他马上放下猎枪跑到斯蒂芬身边，但

是为时已晚，哥哥的喉咙被一向温驯的“牧羊犬”咬断了，我上前时看见绊倒他的树干，还有他倒地时撞到的石块。

然后是噩梦中栩栩如生、清晰可见的画面：我看见垂死的哥哥。

头上的伤口汨汨流着血，可是与颈部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，他的喉咙被硬生生扯开，沾满鲜血的皮肤垂挂在脖子上，下面露出软骨、颈椎、泛着光的红色肌肉。

最可怕的是他还没有断气，垂死挣扎要发出最后一声惨叫，呼出最后一口气，充满惊吓的双眼瞪得又圆又大，盯着我无言地求救。

我从这噩梦中惊醒的同时，马车也正好突然刹住。我应该睡了有一段时间，车子已经穿过博尔戈隘口^①到了预定的转车处。看上去玛丽应该也睡了一觉，和我一样一下分不清身在何处，不过一会儿我们就收拾了东西开始等候叔祖的马车。

几分钟后，远方就传来答答的马蹄声，一架四轮车穿过雾气出现，4匹漆黑抖擞的骏马抖动身体，眼睛和鼻孔张得很大，叔祖的车夫下车迎接。老桑杜两年前过世，这次来的是新人，我没有见过。他有深金色头发，平淡的面孔上表情冰冷不悦。我没有向他问起父亲的状况，他也没有主动开口，所以我想与其问这木讷沉闷的人，或许还是直接从家人口中听到坏消息比较干脆。

^①博尔戈隘口 (Borgo Pass) 现在称为 Tihu a Pass，位于今日罗马尼亚博尔戈山区（喀尔巴阡山的分支）境内海拔 1201 米处，连接邻近地区。